

彙刊
研究
詩歌
古典



明程

第十三輯 第一冊

六朝玄言詩史論(上)

黃偉倫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 冊

六朝玄言詩史論(上)

黃偉倫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六朝玄言詩史論(上) / 黃偉倫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4+212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第 1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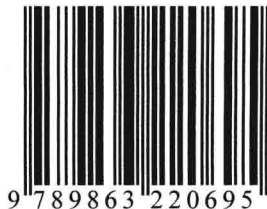
ISBN 978-986-322-069-5 (精裝)

1. 玄言詩 2. 詩評

820.91

102000921

ISBN-978-986-322-069-5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 第一冊

ISBN：978-986-322-069-5

六朝玄言詩史論(上)

作 者 黃偉倫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第十三輯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六朝玄言詩史論(上)

黃偉倫 著

作者簡介

黃偉倫，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助理教授，現為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從事六朝文學、古典文論及道家哲學研究。著有專書《魏晉文學自覺論題新探》及〈樂記「物感」美學的理論建構及其價值意義〉、〈文心雕龍的「物感」生成圖式及其心物辯證觀〉、〈蘭亭修禊的文化闡釋——自然的發現與本體的探詢〉、〈物感與情景交融之辨——一個歷史與邏輯並觀的考察〉、〈漢代感應哲學的美學意蘊〉、〈致樂以治心、反情以和志——《禮記·樂記》音樂養生思想析論〉、〈論蘇軾和陶詩中的「本色」意義〉、〈六朝隱逸文化的新轉向——一個「隱逸自覺論」的提出〉、〈陶詩創作主體論〉、〈工夫、境界與自然之道——阮籍〈達莊論〉的理論思維〉、〈莊子是否為文學否定論者——對黃保真等著《中國文學理論史》理解莊子思想型態的一個反省〉等論文。

提 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魏晉南北朝時期，「玄言詩」興起之內因外緣、發展流變以及精神主題、審美方式與美感意境等諸多問題，並在以「玄言詩」為研究核心的問題意識下，對之展開多層面、多向度的探討，冀能用補歷來六朝詩歌研究中所缺漏的一段，同時也為「玄言詩」的評價活動提供一發言的起點與可能性的參考。全文共分十章，近二十五萬言，分別論述以下主題：

第一章：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方法與範圍，檢討前人之研究成果並歸納、商榷了前人對於玄言詩定義的相關問題，從而加以反省並說明本文對於玄言詩的界定標準及其理據。

第二章：分從「天下多故，常慮禍患」、「莊老代興，佛道繼起」、「希企隱逸，執志箕山」、「因談餘氣，流成文體」、「自我挺立，文學自覺」五節，由精神條件、思潮氛圍、社會背景、文人心理、語言基材、自我意識等面向，來探賾促使「玄言詩」興起的內因、外緣。

第三至七章：將六朝玄言詩的發展演變之跡，作一分期的研究，分從「醞釀期」、「發展期」、「全盛期」、「轉變期」、「衰退期」，依其作品特徵，標誌其在不同時期內容特色、代表作家與玄言風貌，進而將之狀繪成一幅六朝玄言詩的發展圖式。

第八章：玄言詩作為一種「魏晉知識分子追求獨立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的描述」，而這種「詩人心靈的傾吐與表現」，事實上就標誌了那蘊涵於作品之中的作者的情志、價值理想和生命情調，是以本章在「生命是文學的本質」、「文學是生

命的反映形式之一」的認知下，探究玄言詩的精神主題，並將之歸納為「憂生之嗟的排遣」、「適性逍遙的追求」、「山水怡情的玄思」、與「仙佛世界的嚮往」等四個面向。

第九章：主要探討玄言詩的詩歌美學，分由「審美方式」與「美學意境」來把握玄言詩所展現的審美活動方式及其所蘊涵的美感意境等問題。在「審美方式」上，主要可分為：「神與物遊」、「得意忘言」與「即色游玄」，用一種自由無礙、虛靜玄鑒的態度來呈顯審美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交融；在一個具象事物的觀照裏，擺落言荃，悟其神理；透過現象去認識本體，不離感性而達到理性；至於在「美學意境」上則「別是一色」的表現出「平淡自然」、「沖虛空靈」、「寧靜閑適」的美感意境來。

第十章：扼要地回顧了本文各章之主要論題；討論了玄言詩之價值和影響；以及本論題的可發展性。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前人之研究成果與檢討	7
第三節 本文之研究範圍與方法	16
第四節 玄言詩定義問題之商榷	18
第二章 玄言詩產生的時代背景	31
第一節 天下多故，常慮禍患	33
第二節 莊老代興，佛道繼起	41
第三節 希企隱逸，執志箕山	48
第四節 因談餘氣，流成文體	57
第五節 自我挺立，文學自覺	65
第三章 六朝玄言詩的醞釀期	77
第一節 建安以前的玄言詩作	82
第二節 建安玄言詩	86
第三節 正始玄言詩	90
一、何晏	92
二、嵇康：玄言詩人之宗	94
三、阮籍	103
第四章 六朝玄言詩的發展期	111
第一節 即自然以味玄懷	116
第二節 詠莊老以體至道	121
第三節 申大易以喻勸勉	124
第五章 六朝玄言詩的全盛期	129
第一節 變創其體，賦玄於列仙之趣	131
一、郭璞在玄言詩史上的定位——一個關於玄言詩發展的文學史問題	131
二、郭璞詩中的仙趣與玄思	140
第二節 孫許文宗，引領於過江之後	145
一、孫綽	146
二、許詢	153
三、劉琨、盧諶	159

四、庾闡、張翼、袁宏、陸沖、謝道蘊、湛方生	162
五、王胡之、符朗、王康琚、江迥、孫放	165
第三節 玄對山水，散懷於蘭亭之會	168
一、欣此暮春，陽氣布暢	175
二、馳心域表，散懷林丘	178
三、冥然玄會，神浪濠津	183
第四節 援佛入詩，拓宇於三世之辭	185
一、「至過江佛理尤盛」詮解	186
二、佛理詩形成的社會背景考察	190
（一）名士與名僧交遊	191
（二）清談共辯於佛理	193
（三）佛學以玄理格義	196
三、佛理詩的內容與風貌	197
（一）循軌格義，玄佛雙運	198
（二）佛以境顯，理深情奇	202
（三）詠佛成韻，詩止於理	207

下 冊

第六章 六朝玄言詩的轉變期	213
第一節 田園與玄言	213
一、陶潛詩的特質：人格的「真」向作品的「真」的延伸	213
二、陶潛詩的玄言風貌：篤意真古，平淡自然	216
第二節 山水與玄言	226
一、「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詮解	228
二、殷仲文、謝混	232
三、謝靈運：山水閒適，時遇理趣	234
第七章 六朝玄言詩的衰退期	241
第一節 山水玄思	244
第二節 莊老詠懷	248
第三節 佛理之詠	250

第八章 六朝玄言詩的精神主題	255
第一節 憂生之嗟的排遣	259
第二節 適性逍遙的追求	264
第三節 山水怡情的玄思	268
第四節 仙佛世界的嚮往	275
第九章 六朝玄言詩的詩歌美學	279
第一節 玄言詩的審美方式	283
一、神與物遊	283
二、得意忘言	285
三、即色游玄	288
第二節 玄言詩的美學意境	289
一、平淡自然之境	295
二、沖虛空靈之境	297
三、寧靜閑適之境	299
第十章 結 論	303
第一節 本文各章之主要論題	303
第二節 玄言詩之價值和影響	309
第三節 本論題的可發展性	313
附錄：六朝玄言詩之作者、詩題及出處一覽表	315
參考書目	32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

魏晉南北朝雖然是個政治混亂、民生困苦의 動蕩時代，然而卻因著政權替換與戰亂的頻仍，由政治一元、經濟一元的崩解，連帶引發了精神價值一元的破滅，從一個穩定結構的解體中，提供並孕育了後來中國文化多元開放的發展基礎。就專以詩歌一項來說，由「文學自覺」及其獨立生命的取得，詩歌的創作意識不再以政治教化爲蘄向，個體의 感懷益顯，緣情의 成分加重，於是以環繞主體爲中心의 各種題材，蜂出並作，如：玄言、遊仙、隱逸、田園、山水、宮體、詠史、詠懷等，皆蔚然可觀。而題材의 開拓、修辭의 錘鍊、形式의 運用、聲律의 講求，俱在中國詩歌的發展史上標誌著一定的里程意義，如果說李唐詩歌是中國詩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而其之所以能發皇鼎盛於後，亦必有待六朝詩歌의 醞釀於前。〔註1〕

〔註1〕 譬如清人沈德潛即從詩歌發展是承繼增益而逐漸進化的必然性，論述了魏晉南北朝詩歌之於唐詩的積極意義，其謂：「詩至有唐爲極盛，然詩之盛非詩之源也。今夫觀水者至觀海止矣，然由海而溯之，近于海爲九河，其上爲泲水，爲孟津，又其上由積石以至崑崙之源。《記》曰：『祭川者先河後海』，重其源也。唐以前之詩，崑崙以降之水也。漢京魏氏，去風雅未遠，無異辭矣。即齊梁之綺縵，陳隋

六朝詩歌的重要性既然如此，故歷來研究的成果亦不可謂不夥，有的以作家個人為中心，如曹植、阮籍、陶潛、謝靈運等，由生平際遇、文學創作、風格特色等面向來做一種「知人論世」的把握；有的則以時代為斷限，如永明文學、齊梁文學、南北朝文學等，欲考索在特定時期裏的文學發展、參與作家和作品表現；亦有以文人集團為核心者，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賢、竟陵八友等，推究集團文學活動的主要傾向、作家、作品的內涵；以及以題材類型為論旨者，如山水、玄言、宮體、隱逸、田園等，其著重在作家用以表現主題思想的素材，並進而探隨時代文學的風尚，凡斯種種，不僅表徵了研究者探討六朝文學的研究進路（Approach），同時，亦在一定的意義內透顯了文學自身發展的內在理路（Inner Logic）。

今茲就此題材一類來看，近人於六朝題材詩的研究，可謂燦若繁星，或述遊仙、或狀山水、或道詠懷、或言宮體、或敘田園、或陳隱逸，只是相對於其它題材詩類的研究，玄言詩就恍如被遺忘的一段，特別是自鍾嶸《詩品》以其一家的詩歌審美標準做出負面性的評價以來，「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註2〕八字，似乎就成了玄言詩宿命性的印記，甚至人們對這八個字的瞭解與討論，還超過了玄言詩本身，以至於玄言詩從此便成了中國詩壇上黯淡孤寂的一隅，向來乏人問津，而後來的研究者，要不就片言未及，即便偶有著墨者，也多淡筆輕描，因襲於鍾嶸的論斷，成為牢不可破之說，於是長久以來，人們對於玄言詩的客觀認識彷彿已經籠牢於《詩品》作者的主觀汰擇和審美判斷之中，今徵之諸家文學史所述，便可清晰地看到這樣的特徵與趨向。例如：劉大杰先生《中國文學發展史》

之輕艷，風標品格，未必不遜於唐，然緣此遂謂非唐詩之所由出，將四海之水，非孟津以下所由注，有是理哉！」見〔清〕沈德潛撰·王蓀父箋註：《古詩源箋注》（臺北：華正書局，民國73年9月初版），〈原序〉，頁1。

〔註2〕見鍾嶸《詩品序》，引自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民國81年3月初版），頁62。

以寥寥數語，十餘行文字，說「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虛詩風，彌漫了東晉詩壇，孫綽、許詢的作品，都近乎歌訣和偈語〔註3〕；王忠林先生等八人合編之《增訂中國文學史初稿》，則引檀道鸞、鍾嶸之語，以九行之數，說「孫、許、桓、庾諸人的玄言詩，如同偈語，實在不足以言詩了。當時詩壇可以稱道的，只有劉琨、郭璞二家而已」〔註4〕；葉慶炳先生《中國文學史》，亦引鍾嶸之說作詮解，篇幅僅佔八行〔註5〕；華仲馨先生《中國文學史論》也舉《詩品·序》，以六行之數，評玄言詩「大概都是談玄說理的道家而參雜佛理之偈語而已，不可以言詩也。」〔註6〕日人前野直彬主編之《中國文學史》則以兩行之言，用闕疑之義，謂玄言詩留傳者少，難窺全豹〔註7〕；游國恩先生《中國文學史》則於郭璞之後直接跳到陶淵明，中間僅以四行之數，說東晉時期玄言文學佔了文壇的統治地位，這種文學在內容上是「世極迤邐而辭意夷泰」，在藝術上則「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失去了藝術的形象性和生動性〔註8〕。這個情形一直到了晚近出版的文學史著作中，才稍見轉變，如馬積高、黃鈞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註9〕及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註10〕各以四

〔註3〕 參看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民國80年7月版），頁280～281。

〔註4〕 參看王忠林等：《中國文學史初稿》（臺北：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民國74年5月修訂三版），頁323～324。

〔註5〕 參看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79年9月二刷），頁152～153。

〔註6〕 參看華仲馨：《中國文學史論》（臺北：臺灣開明書局，民國74年10月五版），頁148。

〔註7〕 〔日〕前野直彬主編、連秀華、何寄澎合譯：《中國文學史》（臺北：長安出版社，民國68年9月初版），第三章、三〈詩：東晉詩歌〉，頁77～79。

〔註8〕 參看游國恩：《中國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79年11月初版），頁271。

〔註9〕 見馬積高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民國87年7月），頁270～373。

〔註10〕 參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3年1

頁及兩頁的篇幅，來論述東晉玄言詩的發展，只是，前者仍植基於鍾嶸之言，四頁之中，前論遊仙與玄言之異同，後敘山水詩之興起，真正觸及玄言詩的部分也就可想而知了；至於後者內容又多觸及玄釋的合流，實際討論玄言詩也僅止於孫綽〈秋日詩〉一首。可見在上述提及玄言詩的文學史著作，幾乎多傾向於引述鍾嶸之說，甚至細審其論述內容與所持理據，也只是站在替《詩品》作注腳的意義下來引伸發揮而已。

對此現象，吾人倘若再做進一步的觀察與反省，當知《詩品》之作，本屬詩歌批評的專著，其中必然隱含了作者的評鑑標準與審美判斷，因此即便是相同的作品，也常因著批評家及觀點的不同，而會得出迥異的結論。只是，以某種審美理想為標準來評判某類詩歌是一個問題，而此類詩歌本身究竟在歷史進程上有著什麼樣的發展演變，包含了那些內容質素，其背後又涵攝了那些文化意義，又屬另一問題，這是兩種不同的問題意識，自須加以簡別，更不應專斷地持著在某種審美標準下所獲致的一家之言，逕自取代並簡單概括了此類詩歌在歷史上的真實情狀。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歷來真能從實際詩作中探賸玄言詩者甚少，多數人對於玄言詩的理解都是透過鍾嶸的理解，但曉「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餘則茫然，似乎僅此數字就已道盡東晉百年詩壇的底蘊，而後繼的研究者，浸於此說，恍若習套，復斷以主觀印象的臆測，在討論此一階段的詩歌歷史時，既談「建安風力」，也談「山水方滋」，而切斷了「正始明道」的後續發展，獨漏了「玄風獨扇」、「歷載將百」的玄言詩，與「並為一時文宗」的孫綽、許詢，同時還忽略了玄言詩與後來田園、山水之作的承轉關係，試問如此跳躍式、截斷式的文學史論，如何能「考鏡源流」、斷於可當？又如何能依循當時詩歌承遞演變的內在脈絡，作出既符合史實又富於邏輯關聯性的「歷史與邏輯」辯證交融的論述來？

統合整個現象來看，諸多文學史在探討以玄言詩為主要風尚的東晉詩壇時，其共同特徵便呈顯為一種依循《詩品》之說以為張本的開展模式，甚至逕以鍾氏的主觀判斷為客觀事實，並依此作為理論的基點以演繹其說，於是不免訛謬相益，鑿之愈深，則離題愈遠，在他們的論述中，鍾嶸的主觀價值已經轉化為玄言詩本身的客觀屬性，這是一種「主觀判斷」與「客觀描述」的錯置，更混淆了作為詩歌批評之書的《詩品》與一般文學史著作的區別，因為從學科屬性的分類上來看，「文學史」它既不同於以分析、評價作品之藝術特色的「文學批評」，也有別於探討文學普遍規律的「文學理論」，而是要在時間序列裡，描繪文學的發展，闡釋各種文學內容、形式、思潮、流派的產生與發展、演變的歷史，尋求它們前承後繼、沿革嬗變的規律，進而鉤勒出文學發展的歷史圖式。所以就《詩品》的科學屬性來說，它主要是在一定的審美標準底下來品第、解釋作品的優劣；而「文學史」著作則應是對文學活動作歷史的論述，此中固然可有各家「史觀」的汰擇，不過，既然是作文學的歷史研究（文學史），自然就必須著重「史的脈絡」，且其陳述，也應當傾向於一種「狀態的描述」而非「評價的評估」，畢竟「描述」與「評價」不僅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同時也正是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作為學科劃分的區別所在。因此，一個「文學史」的論述，自當有別於作為文學批評之書的《詩品》，它除了在揭舉某種價值觀點之外，同時更應重視文學發展的其它要素，重視「史」的取向，而不應在一種宏大的敘事結構中過度簡單化或脫略了重要的演變、承轉的環節，這樣才能讓整個歷時性的發展脈絡，成為一個有機的、有其內在理路的、可理解的結構，使其陳述，更具客觀性、真實性、全面性與合法性，也讓它所揭舉的價值或史觀更富於理論的演述效力。誠如林文月先生所言：「修文學史的人往往以玄言詩『淡乎寡味』，而忽略此一時期在文學史上存在的事實與意義；將此一頁匆匆簡述，甚至一言不及於此。實則，玄言詩在六朝詩的承啓上有極重

要的過渡功用：上承正始以來『明道』之途，正式成就了六朝詩寫作的一種題材類型；其後又開啓了融匯田園、山水於哲理，以陶淵明爲代表之田園詩，以及以謝靈運爲代表之山水詩。」〔註11〕而洪順隆先生亦感歎的論道「研究古典文學，如不作實際的作品調查，而只憑前人的話，權威的印象去評斷，那是很危險的事」。（註12）

面對如此紛雜歧異的說法，若回到問題本身來看，吾人想置問的是：所謂「玄言詩」究何所指，它的定義爲何？又緣何而產生？玄言詩作之流傳至今者，真的如斯之少？它在六朝詩歌的發展史上也果真無足輕重？玄言詩的美學特徵只是「淡乎寡味」、形同偈語？其與作爲時代思潮的玄學之間又有否關聯？凡此諸多提問與檢視的面向，當是重新要再梳理與理解六朝玄言詩時的必要思考。因此，有見於玄言詩研究的「前修未密」，正提供了繼踵者「商量而加邃密」、「涵養而轉深沉」的可能，而本論文之主旨亦正用此立意，以「玄言詩」爲中心，以「六朝」爲範圍，試圖做一縱向流變的探索與橫向關係的考察，今綜其研究目的，約有下列數端：

一、秉持一「尊重作品先在的歸納判斷」予「玄言詩」之本質特徵作一概念式的義界，用以說明本文對「玄言詩」之定義究何所指，以相區別於其它主張，並執此確立本文的研究起點，重新來檢視玄言詩。

二、玄言詩的產生必有其內在的原因與外在的條件，而政治的背景、時代的風尚、學術思潮的傾向、社會心理的轉換、與夫詩歌內在的發展，文學思想的變遷，都是促成玄言詩產生的可能因素，因此本文欲「因枝振葉，沿波討源」，冀能抉發出玄言詩發生的特殊機緣，從一廣義的文化角度來思考當時的時代背景之於促成玄言詩的積極

〔註11〕參見林文月：〈關於文學史上的指稱與斷代——以六朝爲例〉一文，收於《語文、情性、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1996年4月），頁9～23。

〔註12〕參見洪順隆：〈玄言詩論〉一文，收於《華學月刊》第九十四期，（民國68年10月二十一日），頁32～45。

因素。

三、玄言題材的興起，當在詩歌發展進程中，前有脈絡可尋，後有因革流行，而本文則希望能透過對此全程脈絡的掌握，繪出一幅六朝玄言詩史的流變圖式，標誌玄言詩在各個發展階段的情狀及特色，將其發展史作一分期的研究。

四、任何題材詩類必有其在發展過程中，隨著作品累積而凝聚而成的獨特的風格特色與精神內涵，以成其自爲一體且別爲它體的理由，而本文亦試圖擺落前人主觀印象式的批評，重新審視玄言詩歌的精神向度與美學表現，從 A 是什麼的釐清，到 A 的價值爲何的考察，進而將之置入開放的詩歌美學座標中，尋找其該有的定位。

然後經由上述程序，希冀能藉此以：界定玄言詩的內涵特質、蠡測玄言詩的產生背景、梳理玄言詩的發展與流變、揭明玄言詩的藝術風格、確認玄言詩的價值影響，既爲六朝玄言詩的研究嘗試架構出一套歷時性發展與共時性內涵兩相並觀的言說，亦爲後續的文學史論述提供一可資參考視角。

第二節 前人之研究成果與檢討

長期以來，玄言詩的研究是黯而不顯的，而東晉詩壇獨盛百年的玄言詩作，亦是文學史中被簡單略過的一段，吾人每觀後之論者，咸引鍾嶸之語，淡筆帶過，而於述及過江詩壇時，只標劉琨、郭璞兩家，如劉大杰、王忠林、葉慶炳、謝无量、游國恩諸先生之作，率皆如此。然試究其源委，此或習於《詩品·序》之說，所謂「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於是乎，橫互當時詩壇的事實，遂轉換成鍾嶸對長久以來人們之於玄言詩認識的宰制。因此，重新就六朝玄言詩作之內容和發展，進行一全面的探討，當有其迫切的需要與補闕的意義，而本文之研究價值亦在於此。

以下，便就搜羅所及，將近人討論玄言詩的文字，做一概述與反省，其所以取徑於此，不惟用顯各家論證的立場與內容，對前此的玄言詩研究作一回顧、總結和檢討，而本論題的研究價值——對於玄言詩的研究尚未有專門的論著出現——亦由此明。

茲就筆者檢索所得，洪順隆先生的〈玄言詩論〉當是以此題材作專題研究的權輿之作，而洪氏亦謂：「據我所知，這是第一篇認真去處理玄言詩的論文。」〔註13〕此文發表於一九七九年十月，文中分列玄言詩的定義和範圍、形成過程和背景、類型和特色及餘響等條目。以「一首詩的主題是在乎表現玄的本體以及映現這本體的境界，抒發企慕這本體的思想，描述追求這本體的心態，闡明這本體的概念的」為玄言詩的定義；而其形成過程乃「因談餘氣，流成文體」，假清談玄理之推波助瀾而入主詩國，復以時局兵馬倥傯，四境紛擾，遂替玄言詩的興起，提供了眾多的語言基礎和精神條件；至於所分玄言詩的類型，則有二端：一是「嚮往玄虛境界的篇什」、一是「闡揚玄理的詩章」；而詩體的特色則在根源於題材性質所表現的抽象特性上。

第二篇是蒲友俊先生於一九八三年發表的〈玄言·山水·謝靈運〉。〔註14〕文中，蒲氏最主要是以山水詩為主軸，來探討由晉至宋的詩歌發展，至於牽涉到玄言詩詩的部份，則可歸納為以下幾個要點：

- 一、魏晉玄學對當時的文學影響尤為直接和突出，這種影響走到了極端，便是詩歌的玄言化，造成了玄言詩的泛濫，給當時詩苑造成了災難。
- 二、玄言詩已拋棄了建安文學反映社會人生的優良傳統，完全蛻變為表達玄言的工具和臆解老莊的注腳，既沒有形象，也沒有感情，空虛抽象，枯燥乏味，已經墮落為玄學的奴婢。
- 三、那種認為山水詩只是玄言詩的繼續，莊老並沒有告退的看

〔註13〕 同前註，頁44。

〔註14〕 見蒲友俊：〈玄言·山水·謝靈運〉一文，收於《四川師院學報》第三期，（1983年），頁66～71。